

裸露的灵魂

灵魂的觉醒

易玉元

台湾时报出版社



17.5
74

I247.5
3574
3

● 易玉元

● 山东文艺出版社

裸露的灵魂

14698/01

B 615600

• 1989 •



裸露的灵魂

易玉元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经八路十一号、电话610051—485）

印刷者：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125印张 192千字

1989年8月第1版 198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0

ISBN 7—5329—0277—3

I·248

定价3.20元

内 容 提 要

人体的顶端只能佩饰冠冕，可它竟滑落到一双意大利鱼美人牌长筒袜的位置。可怕的是历史的颠倒，任何高尚都沦为卑微。人格的力量和人性的尊严再也不复辉煌。一个思想伟人要用阿基米德的方法推动地球，这种方法却原本是依赖脑力的某种成功的想象，一个远非现实的梦魇。一夜之间，太阳变暗了。如果这属于科学意义上的强磁场使然，人世间也就不会发生诸多应运而生的悲凉故事。天与地错位，血与火交融。然而涅槃的正义一旦更生，世界仍然不失光焰无垠。作品娓娓叙述了一位我军相当一级的高级干部及其家庭对七十年代一段历史的苦涩回忆，形象地给人以提示，颇有开卷之益。

序

邢景文

半年前，当本书的作者告诉我，他们要写一部小说的时候，尽管这已算不上什么新闻，可是我仍然有些惊奇。从未写过小说的他们，竟然要写小说，虽不是异想天开，却也是一件勉为其难的事情。可是当他们把自己的作品送到我手里，我仔细看了一遍之后，不禁有点喜出望外，他们成功了！可想而知，他们的成功是多么来之不易。

《裸露的灵魂》反映的是十年动乱后期发生在军队内部某一角落的一段痛心的故事。它通过一个戎马生涯几十年，战功卓著，对党忠心耿耿的高级干部及其家庭的遭遇，活生生地描绘了那个荒唐的年代给人们带来的灾难，深刻地揭示了人际关系中一种丑恶而又十分可怕的东西——权欲。在这种欲望的支配下，曾经数十年并肩战斗、出生入死的亲密战友，一朝之间会变成势不两立的仇敌；山盟海誓、自由恋爱的痴心情侣，顿时也会变成陌路之人；平时上下级之间那种亲密和谐，团结友爱的关系，也为猜疑、疏远、对立所代替。在这种欲望支配下，什么正义，什么原则，什么良知，

通通可以不要，通通可以为实现某种私欲服务。“得陇望蜀，欲壑难填”。千百年来古人虽有告诫，但重蹈复辙者却大有人在。有什么办法呢？“鬼”迷了心窍，明知前边是火坑也要跳的。记得济南千佛山有副楹联写得很有意思，虽是佛家之言，对那些追名逐利者却也不无警策和借鉴作用。“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佛号经声唤回苦海梦迷人”。世人如果真的能照上面说的去做，挣断名利之缰绳，那么人们的生活也许会太平得多。我觉得这正是这部小说在思想性方面给人的启迪所在。

从艺术上来讲，这部小说塑造的许多人物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司令员雷虎是作者着意描写的主要人物，他坚毅、沉稳的性格，遇事深思熟虑、处处顾全大局的品德，尤其在风云变幻、斗争激烈、矛盾错综复杂的境地中，那种从容不迫的气度，十分令人敬佩。从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共产党人的许多优秀品质。副司令员麻天福写得也比较成功。这是个没喝过“墨水”的大炮式人物。他本来单纯朴实，不善于心计，可是当升官的欲火被点燃之后，他立即变成了一头凶猛的狮子，冲锋陷阵，被人当枪使。他的许多笨拙的表演，既愚蠢，又可笑。还有那个青年干部苗子武东风，一个典型的伪君子。当雷虎还在台上的时候，他可以跪倒在雷虎女儿的脚下求爱，一旦雷虎遭到批判，他怕累及自己，便撕破面纱提出离婚。作者在这里把一个嗜利小人的丑恶嘴脸和肮脏灵魂揭露得淋漓尽致。

由于作者亲身经历了这段历史，因此写来得心应手，流畅自然，许多细节写得很有生活气息。例如文化处副处长朱斑撤画的故事就十分传神。朱刚调到要塞区时，从家乡带来

一大堆土特产和一幅竹子画，登门送到雷虎家里，雷坚辞不要，最后只收了那幅竹画。运动一来朱斑成了积极分子，当郝尔东等人策划抄雷虎的家时，他首先想到的是他送的那幅画，于是他在抄家前夕匆匆赶到雷虎家里，厚颜无耻地坚持将那幅画要回。作者巧妙地抓住这个细节精雕细刻，揭示了人物深层次的心理活动。

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温故可以知新。记着过去的伤痛，是为了今天的觉醒；鞭笞过去的愚昧，是为了今天的明智。我们应该牢记历史的教训，戒除邪恶，褒扬正义，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起一种和睦、友好、亲善的新型关系，为祖国的四化大业贡献自己的光和热。

当然，这部小说也有它的不足之处，如有些人物写得不够丰满，语言缺乏个性，结构不够紧凑，煞尾太急，等等。如能在再版时作一些修改，会更趋完善。不论怎么说，一个初学写作者头一回便写出了如此吸引人的作品，无论如何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我们期望着广大读者的评论和批评。

1989年2月

今年的气候又有些反常。已是早春三月了，地处祖国北半部的云海地区本来已经转暖，却又在昨天下午突然变了。天上布满了厚厚的黑云，并微微刮起了西北风，气温也开始急剧下降。吃过晚饭，天就大黑下来，风也开始大了，天上飘起了雪。呼啸的北风，飞舞的雪花，无情地摧残着在黑暗中抖动着的刚刚冒出新芽的杨柳，也使人们刚刚温暖的心又冷了下来。

1

一大早，云海要塞区司令员雷虎，掀开训练基地简易住房的门，一股冷气裹着雪花迎面扑来，他打了个寒颤，赶忙扣紧了风纪扣，然后，迎着风雪大步来到了工地。他伸手掀开遮盖在演习工事上的草苫子，发现昨天刚刚浇灌的水泥表面已被冻裂，十分惋惜。他的大手抚摸着冷冰冰的水泥面，

久久地不愿放开，以至于使手下水泥面上冒出了水气。

这个正在修建的工程，是云海要塞区的训练基地。修建这个基地，是由雷虎提议，区党委研究报请上级批准的。搞个训练基地，是他多年的想法。他已经五十八岁了，是一位有着几十年军事生涯的职业军人，为人豪爽耿直。一九三七年入伍后，由于英勇善战，很快便被提升为营长。解放战争时期又升任团长。他所带的部队，能攻善守，使敌人闻风丧胆。解放后，他由团长升为师长，抓训练，也是以严著称，闻名全军。由于训练出的士兵个个象小老虎，被誉为“老虎师”。待到担任了要塞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仍然是身先士卒，把一个要塞区带得蓬蓬勃勃，位居上游。

多年的军事生涯使雷虎懂得，要培养过硬的军人，固然需要突出政治和“灵魂深处爆发革命”，但还必须依靠扎扎实实的军事训练。离开了军事训练，就不能真正磨炼官兵的思想，提高干部战士的军事技术，部队便没有战斗力。“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部队的主要精力没有放在军事训练上，以致有许多干部不会指挥，许多战士不懂军事技术。这种状况使他担忧。他想，长此下去，部队还能打仗？一年前，他经过认真周密的考虑，向区党委常委提议修建一个综合训练基地。当时，区政委郝尔东曾以政治任务重，办训练基地会影响政治任务的完成为理由，提出异议，但由于其他常委都表示同意，也就通过了。

去年十月，工程开始以来，雷虎隔些天就要到这里住段时间，坐阵指挥。因此，工程进度很快。至今年二月底，开掘工程就已经完成，进入三月天气转暖以来，便开始了后期工作。这一段，尽管全国全军的批林批孔运动搞得轰轰烈烈

烈，但雷虎天天靠在这里。这是他抓工作的习惯。对于重大工作，他向来是抓得严，抓得死，一抓到底，不惜精力的。按照他的计划，今年七月，工程竣工后，就在这里举办第一期团以上干部训练班。

“真可惜呀！”雷虎把手从水泥面上拿开，掏出手帕擦着手上的湿气，对着身后走来的要塞区副参谋长兼基地工程主任楚丙昌说。

楚丙昌说：“‘天有不测风云’，看来，工期要推迟了。”

雷虎坚定地说：“不！这场风雪不过是冬天的垂死挣扎。过了这场风雪，不会再有什么冷天了。要千方百计地把耽搁的时间抢回来！”

楚丙昌说：“今天搞被复是不行了，是不是趁风浪搞海上军舰活动靶试验？”

雷虎说：“可以，我们给他来个风雪无阻。走，吃饭去！”说着，迈着大步往回走去，脚下的雪发出“嚓”、“嚓”声。

楚丙昌紧跟其后。

2

此时，在要塞区机关，区政委郝尔东也正迎风踏雪，急匆匆地往办公室走去。他的脸上绽开了难得的笑容。这时的心境，他似乎有着决战前胜券在握的那种洋洋自得。

原来，昨天下午，区机关办公楼门前，贴出了一张大字报，揭发批判雷虎一九七〇年在党的庐山会议上追随林彪反对毛主席的罪行，并呼吁区党委带领群众彻底清查雷虎充当林彪死党的罪行。

大字报象在烧开的油锅里添了一瓢冷水，整个要塞区机关炸了营，也使郝尔东陷入了紧张的思考之中。

郝尔东对雷虎在庐山会议上所发生问题的性质是十分清楚的。三年前，在党的庐山会议上，林彪一伙采用突然袭击和欺骗的手法，打着“有人反对毛泽东同志当国家主席”的幌子，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主张。雷虎同本军区原领导同志及与会的其他一些同志，由于不明真相，上当受骗，出于对毛泽东同志的热爱，表态支持了林彪一伙的言论。当会议后期真相大白后，雷虎和其它一些受骗的同志立即作了检查。由于问题清楚，中央并未再予追究。两年前，军区只是在各大单位一把手会议上传达了这件事，也算是对问题的交代。郝尔东是亲自听了传达的。

对于这件事的实质，郝尔东是不感兴趣的。他所感兴趣的是这件事在形式上同林彪的联系。他在考虑要不要利用这件事整一整雷虎。在他看来，要整雷虎，这是借题发挥的好机会。多年的政治生涯使他看透了所谓的党内斗争，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两条路线的斗争。这些斗争无非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而是真是假，是虚是实，这全要看实际斗争的需要。只要斗争需要，真的实的可以说成是假的虚的，假的虚的也可以说成真的实的。“谣言传千遍就会变成真理”。会捕风捉影，会以假乱真，又善于抓住时机从而击败对手，这才称得上政治家。雷虎的问题虽然是一般认识问题、上当受骗问题，但认识问题也可以说成是立场问题。是阳谋还是阴谋在这非常的时期还不是全看人们的需要？为了需要，颠倒黑白、无中生有者不是大有人在么？

现在在全国批林批孔运动开展的同时，军区又搞起了“烧荒”，这里又有人贴了雷虎的大字报，大家对雷虎这一问题又都不清楚。只要借这股东风，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将揭雷批雷之火烧起来。到了那时，雷虎就是不被烧死，也会被烧个焦头烂额。

郝尔东要整雷虎的念头由来已久。

他是三年前由某军事科研单位调到这个要塞区担任政委的。三年多来，尽管全区工作形势不错，但他总感到有些不顺心和有劲使不上，而在他看来，这无不与雷虎有关。首先，自己是政委，却不能担任区党委书记，而由雷虎兼任。这虽然是军区的安排，但还不就是因为他雷虎在这个单位时间长，根底深，资格老，威望高？再说，自己来后，对部队建设不是没有想法，但几个重大的想法都让雷虎以保持部队

的稳定为由给否决了，连建立战士代表参加区党委常委会制度的提议他都不同意，并不客气地提醒他注意防止“左”的倾向。而原军区领导呢，偏偏又肯定了雷虎的意见。最不能让他容忍的是，机关上下，人们言必称雷虎，动辄雷虎的指示如何如何？赞扬雷虎的话也不绝于耳。就说刚刚结束的年终机关干部座谈会吧。干部们发言中赞扬雷虎时，浓笔重抹；而对他的赞扬则是轻描淡写。军区机关来的人也着重肯定了雷虎的工作。这只能使他胸中憋气，心里窝火。照此下去，他这个政委往哪里摆？

但尽管如此，他在平时却是有气不露气，有火不冒火。他信奉“小不忍则乱大谋”的哲学。几十年来，他养成了在忍耐中寻转机、求生存的本领。

建国不久，他就被从部队调到某军事研究单位工作，但由于业务能力不佳，工作一直平平。反右斗争开始后，他带头揭发了与他共事的一位干部的所谓“反党言论”，使那位干部被扣上了右派帽子，而他则因此而连升两级。

“文化大革命”初期，他所在的单位搞起了“四大”。作为领导干部的他自然靠边站了。但他瞅准形势后，果断地表态站在了造反派一边，为造反派出谋划策，把另外两名同他一起工作的领导干部打成了“走资派”。于是，他成了“响当当”的革命领导干部，被结合进了领导班子。但后来一个反复，他又被另一派打了下去，挨了整整半年的批判。当时，他虽然恨透了批判他的群众，但表面上却不露怨色，从而落了个态度好的评价，没怎么吃苦头。后来，造反派又吃香了，他又以革命领导干部的身份站了起来，把整他的那一派群众一一收拾。

调到这个要塞区，应当说是重用他。这一点，他心里明白。他也想一显身手，干出个样子作为进一步晋升的资本。他已经五十多岁了，这可是关键时刻，如不再次崭露头角，那就只好在这个位子上干到老了。可到职后，他逐渐感觉到了雷虎的威望，咄咄逼人。要塞区好比一座大舞台，有雷虎在，他只能当配角。在他的政治生涯中，当“配角”，他是决不能长期容忍的。但在外表上，他对雷虎却是一副违心的态度。有一次竟肉麻地吹捧雷虎是要塞区的英明的“掌舵人”。每当雷虎讲完话，他只要在场，总是极力强调一番，“雷司令员的指示很重要，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云云。而他自己则极少发表意见。雷虎虽然对他的恭维不舒服，说了几次，但无济于事，也就罢了。就这样，时间一长，他在要塞区反落了个“谦虚”的美名。每当他听到对他这样的赞誉时，他都会给对方一个讳莫如深的笑。他在忍耐。他在等待。

最近，从北京特别是从军区传来的批林批孔运动的消息常常使他激动不已。批林批孔前，大军区司令员作了对调。原军区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已调走。批林批孔开始不久，几个参加中央青年干部学习班的人便左右了军区的形势。他们按照中央某首长的指示，大点批林批孔之火，点名批判原军区主要领导同志所谓庐山会议上支持林彪搞反革命政变的问题，同时大搞上挂下联，在军区各部门抓原军区主要领导同志的代理人，致使有的军区领导和军区一些部门的同志惨遭批斗。

郝尔东早就希望这股火尽快烧到要塞区，烧到雷虎身上，只是自己不好直接出头而已。

现在群众中有人贴出了大字报，机关上下都在等待区常委的态度，而区常委们除了郝尔东外，谁也没有听过雷虎在庐山会议上问题的传达，都不了解雷虎问题的真相，不敢贸然表态，一个个也都等待着郝尔东拿主意。

很显然，形势已经将郝尔东推到了决策的位置。他必须作出决定，表明态度，并亲自处理，而且时间也不允许他拖延。他感到了事情的紧迫，于是连夜独自紧张地思考起来。

夜间思考重大问题，这也是郝尔东多年养成的习惯。茫茫黑夜，万籁俱寂，倚在沙发上或躺在床上静静地思考问题，他觉得效率要高得多。一个看起来极其重大极其复杂或者十分犹豫不决的问题，往往在他第二天早上从床上爬起来时，就胸有成竹了。对此，他非常得意。他曾开玩笑地对他的爱人说，这叫“寂静中的思维”。

但是，如前所述，这天夜里，并不寂静。不远处的海浪被狂风掀起，猛烈地撞击着礁石，发出虎啸般的吼叫，院内刚冒新芽的树枝和电线被风吹着，打着狼嗥般的唿哨，这声音激烈地震动着人的心弦。大门口那盏度数很小的灯泡，在昏沉的夜幕下也被风吹得摇摇晃晃，一闪一闪的，象一团小小的鬼火。

郝尔东躲在会客室中，连灯也没开，他在黑暗中一会儿站起来踱着步，一会儿坐下去仰靠在大沙发背上，手中的烟接了一支又一支。

他，嗜烟如命。通常，在他的上衣口袋中必有两个物件，一是盛有花镜的眼镜盒，装在左边口袋里，一个就是盛有琥珀烟的铝制镀金的烟盒，装在右边的口袋里。他的脸盘很窄，颧骨高高耸起，两颊深深凹下，眉毛则又黑又长，几

乎盖住了眼睛，两只眼睛却又细又小，相距很近，且上眼睑耷拉着。平时，他的眼睛难以睁大，偶尔一睁大，便显露出黄黄的眼珠，射出的光则象刀子般锋利，直刺得你心房颤栗。也许是为了掩盖这种目光吧，他平时总戴着一副茶色平光眼镜，这就使他的眼睛更给人一种深奥莫测之感。而由于他的眼睛有些花，他又另备一副茶色的花镜，随身带着，当看文件写东西时，便换上这付镜子。他每到一地，一坐下，首先做的就是把眼镜盒和烟盒以及火柴掏出来，放在面前，接着便抽出一支烟来划火点着，这才心安理得地办事情。并且他抽烟还有个习惯，除了专抽不带嘴的琥珀烟外，再就是不扔烟蒂。前一支烟抽得差不多时，便又抽出一支来，用右手捏住烟的中间使劲地在桌上磕几下，将一头腾出了空隙，把正燃着的烟头接上去，继续抽。所以，他在一个地方不管呆多长时间，手中的烟不待灭的，再也不用点第二次烟。有人曾在背后风趣地说他是“一付眼镜一盒烟，一根火柴抽半天。”但从今年以来，不知是谁送给他一个极精巧的打火机，他便不再用火柴了。

郝尔东在吞云吐雾中，仔细地分析了开展揭发批判雷虎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可能的支持者和反对者，行动的大体步骤以及万一失败了自己怎样脱身等，想着想着，那张大字报在他脑海中变成了一根引信，这根引信逐步地燃烧起来，接着轰然一声，一股大火冲天而起，火舌直扑雷虎。

他陶醉于自己脑子里产生的这种幻觉，接着他带着这种美好的心境进入了梦乡。他决心已下。

今天一大早，他就从床上爬起来，吩咐公务员兼炊事员提前做饭。不到七点，他就吃完了饭，提前往办公室走去。

按照昨晚考虑的计划，他首先要找在家的区党委常委个别谈话摸底。

要塞区党委常委共有十一名成员，除去雷虎和郝尔东外，还有三名副司令员，四名副政委，司令部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现在，一名副司令员和一名副政委已经病休半年多了，另外一名副司令员和一名副政委被总部调往北京执行任务，还有一名副政委批林批孔开始后，因原军区政治部主任被揪斗，他被调去临时负责军区政治部工作。因此，在要塞区坚持工作的实际只有六名常委。即雷虎，郝尔东，副司令员麻天福，副政委章文，参谋长邓飞，政治部主任赵政。

郝尔东找的第一个对象便是副司令员麻天福。

麻天福长得矮胖身材，紫红色的大圆脸上，布满了麻子，讲起话来噙声噙气。出于尊重，下级干部当着他的面只称他“副司令员”，而不冠之以姓。只有同级或上级或老熟人，才称他“麻副司令”或直呼“老麻。”其实，加不加“麻”，他倒不怎么在乎。他是个务实派，又是个直爽人。有时，他自己讲话讲到高兴之处，也会自称“我老麻”如何如何。

他在这个区，虽说论年纪不算最大，但论资格却是“老字号”。他十三岁就参加了红军，爬过雪山，走过草地，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美援朝战争，每个时期都在他身上留下了伤疤。对此，他引以为荣，经常对年轻的干部说：“你们要学中国革命战争史，就到我老麻身上来学好了。”他的最大弱点就是懒于动脑，不肯学习。每逢讲话，愈是拿着稿子念愈是出笑话，他能把“麻痹大意”读成“麻牌大意”，还能把“梅花欢喜漫天雪”读成“梅花喜欢下大雪”，听的人既